



8分钟推理小说

唱歌的白骨

[英] 奥斯汀·弗里曼/著 迟建/译

群众出版社

[英] 奥斯汀·弗里曼 / 著 迟建 / 译



8分钟推理小说

唱歌的白骨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唱歌的白骨 / [英] 弗里曼著; 迟建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8. 11

(8 分钟推理小说)

ISBN 978-7-5014-4357-4

I. 唱… II. ①弗…②迟… III. 推理小说—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6218 号

唱歌的白骨

[英] 奥斯汀·弗里曼 著

迟建 译

责编 晓满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电 话: (010) 52173000 转

网 址: www.qzCBS.com

电子邮箱: qzs@qzCBS.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蓝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7.5 字数: 155,000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978-7-5014-4357-4/1·1794 定价: 18.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1

珠宝商之死

一 作案

希拉斯有一张圆圆的、仁慈的、始终面带笑容的脸。没人看了这张脸，会把他和罪犯联系起来。

在他那位不可缺少、十分虔诚的女管家眼里，希拉斯更是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在家时总是乐乐呵呵的歌声不断，用餐的时候也总是对饭菜赞不绝口。

然而，实际上，希拉斯那虽不很多但足以维持舒适生活的收入，却是靠偷盗这门手艺得来的。虽说这种行当随时都有风险，但如果你精于判断并见好就收，也并不是那么可怕。而希

拉斯正是一位精于判断的人。

他一向单独行动，从不和人商量，作案时不找帮手。他认识的人里，谁也不会一怒之下，威胁说要去警察局告发他。他也不像大多数罪犯那样贪得无厌，大手大脚。他不轻易出手，出手时必先精心策划，再秘密执行。事成之后，他都会很有眼力地将所得投资到出租房中去。

希拉斯年轻的时候，曾做过钻石生意。现在，他仍在做一点儿颇不寻常的交易。在这个圈子里，有些人怀疑他货品的来路。其中有一两个口无遮拦的商人甚至私下说他“倒卖赃物”。不过，希拉斯对此，只是一笑置之。他知道该怎么做，而且，他在阿姆斯特丹的那些客户，好奇心并不很强。

希拉斯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是一个十月的傍晚，他在自家院子里散步，俨然一副典型的、知足长乐的中产阶级的模样。他穿着旅行服，旅行包装得满满的，放在客厅的沙发上。他背心贴身的口袋里装着一小袋钻石（那是他在南安普敦老老实实花钱买来的）。另一包更值钱的钻石则藏在他右脚那只靴底的空洞里。再过一个半小时，他就该出发，去赶开往码头的火车了。眼下，他除了在这暮色朦胧的院子里随意漫步，考虑如何对即将成交的买卖进行投资外，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女管家去威尔汉姆购物了，大概要十一点才回来。希拉斯一个人在家，不免有些无聊。

正当希拉斯要转身回屋去的时候，突然听到院子前面的一条土路上传来了脚步声。他停了下来，仔细倾听。附近没有其他住户，而这条路哪里都不通，只到他家房子对面的荒地，就

1 珠宝商之死

中断了。此人会不会是来找他的？希拉斯心想，又觉得似乎不可能。他家里很少有人来访。这时，脚步声越来越近，从坚硬的路面上传出越来越响亮的摩擦声。

希拉斯慢慢走到院子门口，靠在门上，好奇地向外张望。不一会儿，他看见一团亮光照在了一个男子的脸上。显然，他正在点烟。接着，一个模模糊糊的人影从夜幕中向他走过来，在院子外面停住了脚步。陌生人把香烟从嘴上拿开，嘴里喷出一团烟雾。

“你能告诉我，这条路是通向伯德山姆车站的吗？”

“不是。”希拉斯说，“不过，前面有条小路可以到车站。”

“小路！”陌生人发起了牢骚，“我走了不少小路了。我从城里到凯特利，想步行到车站。刚走不远，遇到个笨蛋指给我一条小路，害得我摸着黑，瞎转悠半个钟头了。要知道，我的视力并不很好。”

“你想赶哪一趟火车呢？”希拉斯问他。

“七点五十八分的。”陌生人回答。

“我也要赶那趟火车。”希拉斯说，“不过，我要再过半个钟头才走呢。车站离这只有四分之三英里。要是你想进来歇一会儿，我们可以一起走。这样，你肯定不会迷路了。”

“你太客气了！”陌生人说着，从眼镜后面仔细瞧了瞧那栋幽暗的房子，“不过——我想——”

“在这里等，跟去车站等都一样。”希拉斯和蔼可亲地一边说，一边把院门打开。陌生人迟疑了一下，进了院子，把手里的香烟丢在地上，跟着希拉斯到了房门口。

8分钟推理小说 唱歌的白骨

客厅里很暗，只有快要熄灭的炉火闪着微弱的光亮。不过，希拉斯在客人前面进了屋，划了根火柴，把吊灯点上。火苗顿时把小小房间照得明亮起来。两个男人各自用好奇的眼光看着对方。

“天哪！这不是布罗斯基吗？”希拉斯看着眼前的客人，心中暗想，“他显然不认识我了——当然，他不可能认出我来，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况且他的眼神又不好。”想到这儿，他开口说，“请坐吧，先生。你愿意和我一起吃点儿点心，把这点儿时间打发掉吗？”

布罗斯基含糊不清地嘟哝了一句，表示同意。接着，当主人转过身去，将橱柜打开的时候，他把帽子（一顶硬挺挺的灰色毡帽）放在角落里的一把椅子上，又将提包放在桌子边，雨伞靠在包上面。然后，他坐在了一把小小的扶手椅上。

“来一块点心吗？”希拉斯说着，把一瓶威士忌放在桌上，还有两个他最喜欢的玻璃杯和一个苏打水瓶。

“谢谢你。我很乐意来一块。”布罗斯基说，“下了火车，莫名其妙地走了这么半天。你知道——”

“是啊！”希拉斯附和道，“空着肚子赶路可不行。但愿你不介意燕麦饼。恐怕我只有这种点心了。”

布罗斯基赶紧说，他对燕麦饼情有独钟。接着，他给自己调了一大杯鸡尾酒，然后，兴致勃勃地吃起了燕麦饼。

布罗斯基吃东西很讲究。这时，似乎更是如此。那种有规律的咀嚼妨碍了他讲话。交谈的任务就要交给希拉斯了。而这位通常总是善于交际的先生，却发现他不知该说些什么。最自

1 珠宝商之死

然的话题应该是，谈论一下客人要去哪里；或许，也可以问问他此行的目的。可这正是希拉斯想要避开的话题。因为答案他都知道，而且直觉告诉他，此事不能说出来。

布罗斯基是个相当有名气的钻石商人，生意做得很大。他以购进未经雕琢的原始钻石为主。而在这方面，他有超人的鉴别力。对高价原始钻石，他尤其青睐。人们都知道他的习惯。当积累起了足够的货物，他就会把它们亲自带到阿姆斯特丹去，监督那里的工匠，将它们切割雕琢。

希拉斯对此早有耳闻。他毫不怀疑，布罗斯基此行的目的正在于此。他猜想，现在，布罗斯基身上那件破破烂烂的衣服下面，肯定藏着一个纸包。里面有着价值数千英镑的钻石。

布罗斯基坐在桌旁，嘴里机械地咀嚼着，很少讲话。

希拉斯坐在他对面，说话的时候一会儿紧张不安，一会儿兴奋激动。看着眼前这位客人，他越发想入非非起来。珍奇矿石，尤其是钻石，是希拉斯最为钟爱的。他完全不沾沉甸甸的银器，金子也很少碰，除非是金币。钻石才是他的主要经营项目。他可以把整整一批货藏在鞋跟底下，而且能够保证安全出手。

此刻，坐在他眼前的这个人，口袋里装的货顶得上他十几次的“收益”。那些钻石的价值也许——想到这里，他赶紧把自己的思绪打住，开始快速地说着什么。但说出的话却不大连贯。因为就在他说着的时候，头脑里似乎不知不觉地现出了另一条思路，把他原本要说的话打乱了。

“现在的夜晚开始凉了，是吧？”希拉斯说。

“的确是这样。”布罗斯基应了一句，又慢慢咀嚼起嘴里的点心来。希拉斯可以听到他鼻孔里发出的吸气声。

“至少值五千英镑！”希拉斯的思路不由自主地在继续，“也许值六七千，甚至一万英镑呢！”他的身体不自然地在椅子上扭动了一下，试图尽可能地让自己想一些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头脑中这种危险的陌生思路，究竟意味着什么了。

“你对园艺感兴趣吗？”他问道。除了钻石和出租房，希拉斯还有种植花草的嗜好。

布罗斯基冷笑一声，说：“海顿园的人对于园艺是最——”话说到一半，他突然打住了。停了一下，才又说：“我是伦敦人，你知道。”

希拉斯注意到了，他突然间收住了正在说的话。他也清楚地明白这其中的含义。身上藏着贵重财物的人对自己一言一行必须十分谨慎。

“是啊！”他随口回答说，“园艺很难算得上是伦敦人的爱好。”说完，他心里又不由自主地盘算开了。就算布罗斯基身上的钻石值五千英镑，用出租房的价值来计算，这个数目意味着什么呢？上次购置的那几套房，每套花了他两百五十英镑，每周租金十先令六便士。这么算的话，五千英镑能够买下二十套房。每套房每周十先令六便士。一周就是十英镑。一天一英镑八先令，一年就是五百二十英镑。而且，这笔进项终身都有保障。这样的收益算得上富足了。加上他现有的几套出租房，可是相当大的一笔财富。有了这么多钱，他就可以把用来偷盗

的工具扔到大海里去，从此过上安全舒适的日子。

他偷偷摸摸地向坐在对面的客人瞥了一眼，随即又赶紧把目光移开。他感觉到了自己内心的那股冲动。冲动的性质他十分清楚。他必须立刻打消。对一个他历来十分敬佩的人行凶作案，纯属丧失理智。当然，他以前的确和维布利奇的警察有过一场小小意外。不过，它不可预见，也不能避免。况且，事情又是警察引起的。此外，他还曾对艾普森的老管家下过手。可要不是那个老糊涂发疯似的大声喊叫——怎么说呢，那是场意外。非常令人遗憾的意外。况且，对不幸事故的发生最难过的人，正是他自己。可眼下，他脑子里想的却是蓄意谋杀呀！还是公然行抢！这纯属疯狂。

当然，倘若他真是那种人，现在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一笔巨大的财富；一栋空空的房子——周围一片荒野，远离公路和住户——眼下正是时机，外面漆黑一团。不过，当然还要考虑尸体。这总是不大好办。尸体怎么处理呢？正当这时，他听到一列火车呼啸而过。铁轨在通过希拉斯家后面的荒地时，有一个转弯。火车的声音又引起了希拉斯的遐想。他一边想着，一边把目光投在布罗斯基身上。

后者默默坐在那里，慢慢喝着威士忌。他对这位主人此刻的心情浑然不知。

终于，希拉斯好不容易把目光从布罗斯基身上移开，突然从座椅上站起来。接着，他转过身去，在快要熄灭的炉火前伸开双手，同时看了看壁炉架上的时钟。他内心突然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这种感觉催促他马上离开这栋房子。他不由得一阵

发抖，尽管他并不觉得冷。他转过脸去，看了看那扇门。

“大概是讨厌的风吹进来了。”他说着，身上又是一阵发抖，“我刚才大概没关门吧？”他大步走过去，把房门整个推开，朝伸手不见五指的院子望去。此时此刻，他突然间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跑到外面去，想立刻上路，好把闯入头脑中的疯狂念头了结掉。

“我想，咱们是不是该走了？”他说着，渴望地看了一眼暗无星月的天空。

布罗斯基直起身来，往四下里瞧了瞧。“你的钟准吗？”他问希拉斯。

希拉斯无奈地承认，钟是准的。

“咱们走到车站，需要多长时间？”布罗斯基问。

“这个嘛，大概二十五分钟到半个小时吧。”希拉斯下意识地和时间夸大了一些。

“噢。”布罗斯基说，“那我们还有一个多小时呢。呆在这里，比车站舒服多了。我看，没有必要过早动身。”

“是啊，当然啦！”希拉斯应声说着，心里突然有类似喜忧参半的感觉。他在门口停了一会儿，茫然望着外面的夜色。接着，他轻轻关上房门，似乎不曾经过大脑思考一样，将门锁悄无声息地锁住了。

希拉斯回到自己的坐椅上，试着和沉默寡言的布罗斯基聊天。却发现。他说出来的话总是结结巴巴，不连贯。他觉得脸上发烧，神经绷得紧紧的，耳朵里隐约响起了高分贝的歌声。他意识到，他正带着新的、可怕的眼光，在观察着面前这

1 珠宝商之死

位客人。于是，他刻意让自己不再看他。但没过多久，目光又不由自主地落在了这个毫不知情的男子身上。这次，那种可怕的想法更加强了，一连串邪恶的念头在头脑中挥之不去。他想到，换了别人——那些有胆气的男人——在同样的情况下，将会怎么做呢？一些可怕的想法渐渐拼合在一起，成了一幅幅犯罪的画面。这些画面又被进一步整理、排列，最终形成了一连串合乎情理并相互连接的事实。

他不安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眼睛盯着客人。他无法和这个身上藏着珍贵宝石的男人继续这样面对面地坐在一起了。他意识到的那种令他惊恐不安的欲望，每时每刻都变得愈发难以控制。如果他再这样呆下去，欲望很快就会将他征服。到那时——这可怕的念头使他打了个冷战，但他的手还是直痒痒。他渴望着拿到那些钻石。毕竟，希拉斯有着罪犯的劣根和脾性。他是一只猛兽。他的家当从来都不是挣来的，而是偷来的。甚至是在某些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抢来的。

他有着贪婪的本性。身边出现了易于获取的财物时，他顺理成章地想到的是，把它搞到手。他不愿意让钻石离他而去。这种想法很快便起了主导作用。

不过，他仍想再做最后一次努力，来避免这可怕的结局。他打算离开布罗斯基身边，直到最后一刻来临。

“如果你不介意，”他说，“我要去换上一双厚实些的靴子。干燥了这么久，天气或许会有所变化。旅行时要是脚湿了，会很不舒服的。”

“是啊，而且还会有危险呢。”布罗斯基表示赞同。

走进隔壁厨房，借着里面点着的小灯，他看到了笨重的户外远足靴，被擦得干干净净，放在那里。他坐在一把椅子上，开始换靴子。当然，希拉斯并不打算穿它。他的钻石已藏在脚底的靴子里了。不过，他想先把靴子换掉，等一会再换回来。这样，就可以帮他帮把时间打发掉。

他长嘘一口气。不管怎么说，离开那个房间，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也许离他远远的，诱惑就会过去。布罗斯基将会继续走他的路……他希望他是单身一人……这样，至少危险将会过去，而机会也将会过去。而那些钻石……

他一边慢慢解开脚上的靴子，一边抬起头来。从坐的地方，他可以看到，布罗斯基坐在桌旁，背朝厨房门。他已把点心吃完了，正安然自得地卷着烟。希拉斯深深吸了口气，脱掉一只靴子，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盯着那个男人的后背。然后，他又解开了另一只，把它脱下来，轻轻放在地板上，眼睛却始终呆呆地盯着他毫不知情的客人。

布罗斯基平静地卷完一支烟，舌头舔了一下卷烟纸，又把烟草袋装起来。接着，他掸了掸掉在膝盖上的烟叶末，又把手伸进口袋里掏火柴。希拉斯突然感觉到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他站起身来，蹑手蹑脚地顺着过道，朝客厅走去。他脚上只穿着袜子，走在地上，一点声音也没有。他像一只猫一样，轻盈地向前潜行，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一直来到客厅门口。他面色苍白，两只眼睛在灯光下睁得大大的，耳朵里嗡嗡直响。

布罗斯基划了一根火柴。希拉斯注意到，那是木制火柴。把卷烟点着后，他将火柴吹灭，顺手丢进壁炉里。接着，他把

1 珠宝商之死

火柴盒放回口袋，开始抽起烟来。

希拉斯慢慢地、无声无息地溜进房间，一步接一步，鬼鬼祟祟地向里走，直到他站在了布罗斯基座椅背后。由于距离实在太近，希拉斯不得不把头转过去，以免呼吸吹动了布罗斯基的头发。就这样，他一动不动地站了半分钟，像一尊死神雕像，一双狰狞恐怖的眼睛死死盯着面前这位毫无察觉的钻石商。同时，他嘴巴微微张开，呼吸急促，但悄无声息，手指像巨大的九头怪蛇的触角一样，缓缓扭动着。过了一会儿，他又无声无息地退到门口，迅速转了个身，进了厨房。

他深深吸了口气。真悬！布罗斯基危在旦夕。这太简单了！的确，假如他站在那里时，手上刚好有武器，比如说，一把锤子，甚至一块石头……

他扫视一下厨房，眼睛突然一亮，看到了为他修建花房的工人留下的棍子。那是从一个有棱有角的熟铁柱上锯下来的，形状不大规则，长约一尺，厚约四分之三寸。一分钟前，要是他手上拿着这根铁棍……

他把铁棍拾了起来，拿在手上掂了掂，又在头顶挥动了几下。这算得上是件厉害的武器，而且不会发出声音，刚好可以为那个计划所用。瞎想些什么呀！希拉斯心想，还是把它放下吧！

他却并没听从心里的指示。走到门口，他再次看了看布罗斯基，见他仍背对厨房，若有所思地坐在那里吸烟。

希拉斯突然之间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面孔涨得通红，脖颈上青筋绽出，脸上表情狰狞可怖。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怀

表，急切地看了一下，又放了回去。随后，他脚步轻盈地沿着走道，进了客厅。

离椅子还有一步远的地方，希拉斯停住脚步，瞄准目标，抡起铁棍，砸了下去。

不过，这次并不是完全没有声息。当铁棍“呼”地一声，挥到空中时，布罗斯基猛地转过脸来。这样一来，铁棍只是在布罗斯基脑袋上蹭了一下，留下一个微不足道的伤口。布罗斯基大叫一声，跳了起来，死死攥住了袭击者的胳膊。

接下来，是一场可怕的厮斗。两个人扭打在一起，互不相让。椅子被撞翻了，桌上的玻璃杯和布罗斯基的眼镜碰到了地上，又被两人的鞋底踩碎。顷刻间，客人惊恐的喊叫声划破夜空。即使是希拉斯，此刻也已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但他也难免心惊胆战，生怕过路人听到。他使尽全身力气，将对方推到桌子上，扯下桌布一角，趁他再次开口高声叫喊时，将台布塞进他的嘴巴。这样，两个人几乎一动不动地僵持了两分钟之久，活像某个悲剧故事中的画面。终于，随着布罗斯基身体最后一下微弱抽动，希拉斯松开双手，让那具发软的尸体缓缓滑落到了地板上。

一切都结束了。不管怎么说，事情总算办成了。

希拉斯直起身，沉重地喘息着。他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又看了看时钟。指针显示：差一分七点。整个事情花了三分多钟。他还有将近一小时来完成剩余的工作。他计划中的货车七点二十经过这里，而他家到铁路只有三百码的距离。

即便这样，他仍然不能浪费时间。他还没有完全平静下

1 珠宝商之死

来。他担心，布罗斯基刚才的叫声是否被人听到了。如果没有的话，就算顺利得手了。

他弯下身来，先轻轻将台布从死者牙齿间拽出来，然后检查死者口袋。很快，他就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当手指捏着那个纸袋，感觉到里面一颗颗硬硬的东西摩擦在一起时，刚才心里那一丝愧疚，立时被狂喜淹没了。

他开始动作敏捷、有条不紊地完成下一步的工作，眼睛时而盯着那个座钟。桌布上滴上了几滴鲜血，地毯也被死者头部染上了一小片血迹。希拉斯从厨房取出一些清水，一只刷子和一块干布。他先把桌子洗干净，又将地毯上的血迹擦掉，再把湿的地方揩干。他还在死者头部下面垫了一张纸，以免把地毯弄脏。接着，他把桌布铺好，把椅子扶正，把破碎的眼镜放在桌上，又将刚才打斗中踩扁了的卷烟拾起来，丢进壁炉。地上还有碎了的玻璃杯。他把碎片扫进簸箕里。碎片除了玻璃杯，还有就是踩碎的眼镜。他把碎片倒在一张纸上，仔细检查。将较大的眼镜片捡出来，和其他小碎片放在另一张纸上，然后，把剩下的玻璃片再倒回簸箕。接着，他匆匆穿上靴子，把簸箕里的东西拿到屋后的垃圾堆，倒掉。

该动身了。希拉斯从他专门装绳子的盒子里剪了一截绳索。他是个很讲究的人，瞧不起人们随便找点绳头儿来凑合的习惯。他用绳索将死者的包和雨伞捆绑在一起，挎在肩上。随后，他把盛碎玻璃片的纸折起来，连同那副眼镜，塞进衣服口袋，再把尸体抱起来，往背上一扛。布罗斯基人很瘦小，体重不过一百三十磅。对希拉斯这样一个彪形大汉来说，这点分量

算不了什么。

外面一片漆黑。希拉斯从后门朝通向铁路的荒地张望，顶多只能看出去二十码。他先仔细听了听，确认没有任何动静，便出了家门，随手悄悄地把门带上。然后，小心翼翼地在并不平坦的地面上疾步前行。他的行动并不像他想像的那样轻盈，尽管长在碎石地上那层稀稀小草足以隐没脚步声，但身上的包和雨伞却总在晃来晃去，发出恼人的声响。的确，这两样东西并不像尸体沉重，却更让他觉得行动不便。

离铁路只有大约三百码的距离了。通常情况下，希拉斯只用三四分钟，就可以走到。可现在，身上加了负担，又要不时停下来四下倾听，他花了整整六分钟，才到了将荒地和铁路隔开的围栏跟前。

希拉斯再次停下来，向四下里看了看，仔细听了听周围动静。这荒郊野外里，一个人影也看不见，一点声响也听不见。但就在这时，从远处传来一声火车汽笛的长鸣，提醒希拉斯，要赶紧行动。

他毫不费力，就把尸体举过围栏，又抬着向前走了几步，来到铁路转弯处。他把尸体脸朝下，放了下来，颈部放在铁轨上。然后，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把系着雨伞和包的绳结切断，将它们丢在尸体旁的铁轨上。他十分小心地把绳子装进了自己口袋。但切割绳结时掉在地上的一小段绳头，却不曾被看到。

渐渐驶近的货车咣当咣当的声响越来越清晰了。希拉斯赶紧从口袋里把眼镜和碎玻璃片掏出来。他先把眼镜丢在尸体头